

<<乌泥湖年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乌泥湖年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4470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44700

出版时间：2000-9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方方

页数：54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乌泥湖年谱>>

内容概要

小说《中国当代名家长篇代表作：乌泥湖年谱》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，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、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，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，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。

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、神采飞扬、温文尔雅、自命不凡，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、建功立业。

然而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，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，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，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，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。

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，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、心绪黯然。

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1966年，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鸟，心惊胆战、无所依傍，只有听凭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。

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，例如，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“不白之冤”、飞来横祸，他断然辞职，举家返口农村，娇柔的太太、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。

林嘉禾善良正直、教子有方，但他的“右派”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，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，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、百日莫辩。

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，身陷囹圄。

党员知识分子、领导干部皇甫白沙，也未能逃脱“右派”的命运。

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“问题”不被大学录取，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。

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，因救治不当而死。

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，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。

当儿子的死讯传来，他痛不欲生，悲愤地想，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，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主持正义呢？

我没有失去良心，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！

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，一向小心翼翼、谨慎少言，又蒙命运垂青，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，保全了家小，保全了自己。

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，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，他感觉自己也已经死去。

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？

<<乌泥湖年谱>>

作者简介

方方，本名汪芳。
1955年生于南京。
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。
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在校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及诗歌。
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省电视台，曾做过电视剧编剧、电视专题片撰稿人。
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。
1987年其中篇小说《风景》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，并因此而成为中国“新写实”派的代表作家之一。
《风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其它代表作如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、《白雾》、《桃花灿烂》、《落日》、《埋伏》等中篇小说，亦拥有大量的读者。
多部小说被译为英、法、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。
迄今已出版小说、散文集30多部，主要著作有五卷本《方方文集》等。
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《今日名流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。

<<乌泥湖年谱>>

书籍目录

出版说明

楔子：关于乌泥湖的说明

1 乌泥湖的地理环境

2 乌泥湖的人间历史

3 乌泥湖宿舍修建的背景

4 乌泥湖宿舍的十幢小红楼

5 乌泥湖宿舍地形图

一 1957年

二 1958年

三 1959年

四 1960年

五 1961年

六 1962年

七 1963年

八 1964年

九 1965年

十 1966年

<<乌泥湖年谱>>

章节摘录

这一年三毛四岁，嘟嘟两岁。
用丁子恒的话说，他们是跟在雯颖屁股后面的两只小肥狗。
大毛已读到五年级，二毛正读着三年级。
雯颖把他们转到了附近的二七小学。

初去转学，雯颖和大毛二毛都不明白这所学校为何叫“二七”。
办手续时，经校长解释，方知道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是在这一带举行的，烈士林祥谦亦在附近英勇就义，二七纪念碑耸立在学校的一侧。
为纪念二月七日，便将学校起名为“二七”。
雯颖听罢，肃然起敬。

大毛和二毛在南京时就是好学生，教导主任一见学生手册上密密的红五分，便眉开眼笑。
安排了班级，雯颖领着大毛二毛一起参观了学校。
学校颇大，校舍亦颇多。

令雯颖惊异的是校园内竟有三处果园。
果园里种着石榴树桃树梨树以及橘子树等，桃树正开着花，红红的，格外明媚。
而令大毛二毛亢奋的却是隐于树林之中的一座碉堡。
两人立即设法爬上了碉堡，模仿着电影里的人，以手代枪，“哒哒哒”地射击起来。

学校的一切都令雯颖满意。
一星期后，大毛和二毛便都正式地上学去了。
雯颖操持家务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。
在南京时，一切均有保姆陈妈相帮，所以，雯颖不太会织毛衣，不太会洗衣服，菜也做得不太好。
雯颖跟刚认识的邻居苏太太魏婉娴说，幸亏丁子恒自己也是一个马虎汉，在外业队待的时间也长，粗日子过惯了，也就从不挑剔她。
否则，要是像你家苏工这样吃穿考究，过日子精细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。

魏婉娴便笑嘻嘻地告诉她：“这就错了。
他会在经营他自己的吃穿时，把家里的所有都经营起来。”
雯颖一时没有领会她的意思。
雯颖不会操持家务，但颇能结识邻里。
她一下子就认识了好些人，当然，也有一些原先在南京时就面熟。
于是她便有了些朋友，像乙字楼上左舍的沈太太张雅娟，甲字楼上右舍的吉太太马茹琴，戊字楼上左舍的洪太太董玉洁，等等，一说话起来都带着南京腔，再聊起来，方记起以前在下游局家属会上早就见过，也就自然而然地熟了。

有了熟人，许多原先令人发愁的事就变得好办了起来。
吉太太马茹琴告诉她，只要交两毛钱，煤店的吴师傅可以送煤到楼上。
沈太太张雅娟为雯颖介绍认识了篱笆墙外茅屋里的郝婆婆，从郝婆婆那里不光能买到特别新鲜的蔬菜和鱼，并且还可托她帮忙找洗衣妇。

郝婆婆为乌泥湖很多人家介绍过洗衣妇，当雯颖找她介绍时，她自然也一口应承了，当天便从蒲家桑园村领了一个女人来到丁字楼。
郝婆婆说：“这是驼背他老婆。
家里虽是地主，但大手大脚，做事蛮麻利的。”

雯颖忙说：“行，行。
一个月给多少钱？”
郝婆婆说：“她家里穷得叮叮当当，要钱补贴。
你们城里人钱多，就大方一点，一个月给两块吧。”

雯颖原打算出四块的，见郝婆婆只要两块钱，就忙答应着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
如果多洗了几床被子，我还可以加到三块。”

<<乌泥湖年谱>>

” 郝婆婆脸上立即就多了一些温情，她望着雯颖笑了笑，脸上的皱纹拉扯开来，一直漫到脑后。

郝婆婆说：“你是个好心人呀，你是个好心人。”

”雯颖便笑笑，说：“谢谢您老夸奖。”

您老今年高寿？

”郝婆婆又笑了笑，说：“不高不高，明年满五十了。”

”雯颖吓了一跳，她心里想着郝婆婆起码也近七十，没料到她连五十都没满。

郝婆婆说：“苦人呀，一年得做两年的事，一年就得抵两年活，哪能不老？”

”雯颖便连连叹息着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郝婆婆说：“看你们院子里的女人，一个个走出来水灵灵的，都像二十几岁，上前一问，个个都过了三十。”

甲字楼上的金妈妈——她的衣服是我洗的——看上去跟我大丫头差不多，那天我送衣服，跟她摆起，你说她多大？

跟我同年，还比我大三个月。

啧啧，真不晓得她是怎么养的。

”雯颖说：“真的？”

金妈妈跟你同年呀？

我以为她顶多也就跟我差不多哩。”

”雯颖是见过这个金妈妈的。

她说着一口北京话，高挑儿身材，皮肤很白，走起路来，风摆杨柳般，有一种特别的妩媚。

雯颖第一次见她，是在总院医院门口。

雯颖去开点常用药，以备万一。

金妈妈正挂号，她穿着一件平绒旗袍，旗袍外另套了海蓝色呢大衣。

脚下的皮鞋小巧精致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大路货。

她的衣着引起雯颖的注意。

雯颖想，这是什么人，怎么还这么老式打扮？

再一次见她便是在乌泥湖的小路上，雯颖始知原来她就住甲字楼上，是总工办副老总金显成的太太，姓叶，满人。

尚在清朝，就是个格格。

雯颖想，这可是养也养不出来的富贵气呀。

雯颖没跟郝婆婆说这些，只是心里叹道，简直没法比呀，劳动人民好辛苦。

一个家被雯颖在一个星期内就治理顺了。

雯颖在带三毛和嘟嘟去野地里散步时，还扯回来一把野花插在嘟嘟废弃的奶瓶里。

野花虽不像玫瑰牡丹之类能开放得很华丽，但野花也有野花的帅气。

小小的缤纷的花朵很有精神地从瓶子里向外伸展，给亮堂堂的屋里注上一股清新。

丁子恒回家一看，眼睛就发亮了，四肢很是舒适地往床上一躺，心说有雯颖的家是多么的好啊。

三 苏非聪比丁子恒早到一星期。

当丁子恒拖儿带女地走上楼来时，苏非聪已经把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甚至连周边情况也一一摸了个清楚。

比方银行和菜市场都在头道街，米店在连城街，邮局在二七纪念碑对面，小学则在纪念碑的右侧。

而中学，在古德寺旁边，校舍很是气派，就叫古德寺中学。

苏非聪说在头道街还看到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，与它遥遥相望处，是一座清真寺。

寺外的围墙下，一些身着黑棉袄，头戴白布帽的男人笼着手坐在墙根下晒太阳。

苏非聪在丁子恒搬来的当晚跟丁子恒讲述这些时，丁子恒一边听一边用笔勾画着草图，然后问了句很可笑的话。

丁子恒说：“你比我住得远，怎么会早到了呢？”

”苏非聪怔了怔，也用一种很可笑的方式回答说：“我家比你家少一口人是不是？”

<<乌泥湖年谱>>

这样船轻一点，走得要快些。

”这一问一答，令站在一边的两个女人雯颖和魏婉娴笑弯了腰。

苏非聪的父亲是个哲学家，苏非聪便常常好说些虚无缥缈的话，以示未忘其本。

但在丁子恒眼里，苏非聪这人特别能干。

住单人宿舍时，苏非聪房间里总能保持得干净整洁，而丁子恒房间里却从来都是乱七八糟。

苏非聪洗的衣服连女同志都说的确不错，而丁子恒因洗衣服听到的最好一句话也只是“不敢恭维”。

丁子恒还知道苏非聪很会炒菜，年节偶尔聚会时，他用一只小小的煤油炉，就能弄出好几个有模有样的苏州菜，每次都能把一群从南京下游局调来总院的单身汉们吃得眼睛发直。

丁子恒对他的这些本事总感到莫名其妙。

说你也算是苏家的少爷，怎么十八般武艺样样会呢？

苏非聪似笑非笑道：“你在家是丁太太伺候，我在家是伺候苏太太。

你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”丁子恒说：“我还是不明白。

”苏非聪便有些无奈地说：“她那个小姐的派头比我这个少爷的派头要大，明白了不？”

”丁子恒依然不懂。

苏非聪急了，说：“你这人真木呀。

我就靠这才把她追到手的。

”丁子恒方才恍然。

恍然过后又生疑惑，心说自己追雯颖不也就是唱了几支歌吗？

难道苏太太家要女婿会洗衣做饭才行？

事隔许久，两人一次中秋节无事闲聊，丁子恒才知道，苏太太魏婉娴乃是大家小姐，幼时随做官的父亲迁至北京。

魏婉娴生得明眸皓齿，活泼可爱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歌亦唱得如莺啼燕啭。

苏非聪与其兄魏以是同学，常出入于魏家。

对魏家这位小姐仰慕得几近发痴，但魏小姐却爱上了一个诗人。

诗人虽然穷困潦倒，却能每天热情洋溢地给魏婉娴写情诗。

魏婉娴每逢收到情诗便兴奋得两腮发红，急急忙忙地换上衣裙去与诗人约会，对有事没事常来家里的苏非聪总是爱理不理。

魏家虽对诗人反感万分，可对苏非聪亦无兴趣。

魏老先生认为诗人固然不行，可苏先生神采飞扬，有聪明过人之气，多半难为世间所容。

既不易为世间所容，女儿嫁与他必不幸福。

苏非聪得知这一评价，进出魏家时便拼命收敛自家才华，尽可能露些俗相。

魏以见苏非聪爱得有些悲壮，便有意成全这事，私下里替苏非聪出主意说光这还不行，最好能在关键时候露一两手，显示出妹妹嫁给你之后必定很享福，如此方能大功告成。

苏非聪经此点拨后，便在家中跟女佣学艺。

先学会了洗熨衣服，而后又学会了几样苏州菜，也是老天要帮他，有一天魏家请客，客从东瀛来，老家却是苏州。

离家许久，极想吃家乡菜，偏偏魏家会做苏州菜的厨子回家去了。

苏非聪那天恰来找魏以，魏以见之大喜，忙对苏非聪说机不可失也。

于是苏非聪以他全部的才能做出了三道苏州菜。

客人吃后大喜，魏老先生亦大喜，想起厨子并不在家，便问这菜是谁做的，竟是比厨子做得更好吃哩。

魏以这才把苏非聪亮了出来。

魏老先生闻之大惊，打量了半天苏非聪，方说：“看你脸上锐气逼人，内里竟有谦恭气色？”

”魏以便作一副嘲弄脸色说：“他呀，不光喜欢下厨做菜，还喜欢自己洗衣熨衣哩。”

<<乌泥湖年谱>>

谁做了他的太太就活该享福了。

“魏老先生当即便长长地”哦——了一声。

从此以后，便有心要把女儿嫁给苏非聪。

那魏小姐跟诗人往来一阵子，也没了新鲜感。

一则诗人总有些与常人相悖之处，比方蓄长发穿破衣不洗澡之类，都让魏小姐不习惯。

二则情诗也读得腻了，好看的词句也有限，颠来倒去就那么些东西。

于是约会的兴趣便大大减少。

倒是常来家中小坐的苏非聪不时说些笑话以及陪她看几场电影，令她十分开心。

这么开心来开心去，心里也有了些意思。

一天看完电影回来，走在路边的树阴下，苏非聪心怀鬼胎地搂抱了魏小姐。

魏小姐并未反抗，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的搂抱，甚至大胆地献了吻。

苏非聪方晓得他已经把诗人打得一败涂地了。

丁子恒在听苏非聪说他这段故事时，哈哈大笑，笑完便叹息自己同雯颖的经历未免简单。

苏非聪说：“朋友，你就别叹息啦。

我这浪漫过后是后患无穷。

只要我回家，一定是我下厨做菜，太太的裙子和我的衬衣，也得我亲手来熨。

太太说：“这可是你亲自跟我爸爸保证的哦”。

我真是悔之不及呀。

”说完自己也跟着丁子恒哈哈大笑了一通。

苏非聪和魏婉娴有三个孩子，都是女儿。

老大静雅与大毛同班，正读五年级，老二静宜则比二毛高一级，上四年级，老三静沁已经满了五岁。

丁子恒搬来的第一天，因为船是下午靠岸，所以一家人坐着三轮车拉着行李抵达乌泥湖时，天已黄昏

。雯颖要搭炉子烧饭已不可能。

虽然丁子恒再三表示已经准备好了晚餐的面包，但苏非聪仍然力邀丁子恒一家人同他家一起随便进一顿晚餐。

饭还没煮好，小孩子们便已经都打得火热了，仿佛早已是多年的老朋友。

苏非聪挽起衣袖下厨做菜，魏婉娴便坐在屋里陪丁子恒和雯颖喝茶闲聊。

魏婉娴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开襟毛衣，白色的衬衣领子翻在毛衣外面。

长头发被盘成发髻，高高地堆在头顶。

魏婉娴眼睛和眉毛都显得细长，皮肤很白。

说话时，两只手喜欢在胸前比划，十指纤纤的，动作十分优雅。

当下雯颖便忍不住赞道：“苏太太，你好美呀。

”魏婉娴眉毛高高地一扬，说：“是吗？

可我正想这么说你呢。

”夜里苏非聪躺在床上跟魏婉娴闲聊，说想不到丁工的太太竟是如此美人。

魏婉娴便说喂喂喂，你眼睛又不老实了？

苏非聪笑说：“我说她美，可并没有否定你也美呀！

你吃的哪门子醋。

”魏婉娴说：“我可比不上人家。

”苏非聪说：“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哟。

叫我说呀，你们两人是不同的类型。

丁太太属于素朴而天然的美丽，而你则是华丽而精致的美丽。

”魏婉娴忙说：“那你喜欢哪一种美丽呢？

”苏非聪心中暗笑；觉得女人是世上最适于拿来开心的一类。

嘴上却一本正经说：“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当然比较喜欢后一类的了，要不费那么大的力气追你干什么？

<<乌泥湖年谱>>

还要辛辛苦苦给你烧菜。

丁工可是一辈子不下厨房的。

” 魏婉娴于是就高兴了起来，说：“明天早上我起来给你煮牛奶。

” 说是这么说，次日一早仍然是苏非聪自己起来给自己煮牛奶。

非但如此，还为上学的静雅和静宜准备下了早餐。

魏婉娴同雯颖成为很知心的朋友，起因却不是初次见面的那顿晚餐，而是乙字楼下左舍的刘妈妈

。

……

<<乌泥湖年谱>>

编辑推荐

大多数看过冯巩主演的、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埋伏》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：故事有意思，不像女性作家写的。

的确，方方从来都不是女性私语的代言人。

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乌泥湖年谱》承接了她贯有的风格，描写了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惨痛历程，关注人的命运。

此商品有两种印刷封面，随机发货！

<<乌泥湖年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